



### 源於奧運

希臘雅典是奧運的發源地，自1896年主辦第一屆現代奧運會，至108年後奧運會再次重臨雅典，對我及一班奧運發燒友愛好者具一定意義。

記得小時候，當我知道東京奧運火炬的傳遞會經過香港，或許當時傳遞的意義也未知道，但總希望能夠看到火炬；可惜父親說我年紀太小，沒帶我前往觀看，失卻親身目睹機會；就這樣，能有機會去接觸到奧運便漸漸從我的心中植根，成為我日後的一個夢想，當年選讀新聞系也算是一個踏腳石，畢業後便踏足了體育傳媒。雖然至今已參與過4次奧運會製作節目，但踏足雅典與之前很不一樣。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興奮，像是要去「朝聖」般的感覺。

每次製作奧運，除要了解大會的製作流程、方向、有什麼新器材等這些電視台本身的要求外；其實周邊也需要很多配合的，其中住及行尤其重要。

2002年雅典奧運舉行第一次世界廣播會議，通常我們除了參加會議外，也會利用時機，為日後在當地安排工作時作預備：例如工作人員住宿的地方——大會是否設有傳媒村？如有，傳媒村是否接近我們工作的國際廣播中心？如接近的話，住宿的價格就會較高，相對成本上的增加也需要列入考量；除住以外，行亦是重要考慮：在雅典，我們計劃了租用5部車，用以在各場地及廣播中心之間穿梭。另有更重要的，就是要找尋翻譯人員。每到一個主辦奧運的地方時，我們都會先去中國餐廳吃飯，除用餐外，更是希望可跟餐廳的老闆或夥計傾談，從而了解當

地民生情況，繼而請他們介紹一些在當地的中國留學生或一些移民人士，好為我們在當地作「盲公竹」；在雅典，我們就聯絡到5個在當地的中國人，2位移民人士及3位學生，可充當翻譯及司機。車是由TVB負責租的，協商後是每天120美元，以現金支付，這點對他們而言有很大的吸引力，因可選擇不用報稅。

根據過往經驗，最好能找到留學生做幫手；因學生們是年輕人，他們有熱誠，對他們而言能參與奧運工作是一種榮譽，因此亦不會斤斤計較工作量。或者你們會問我：一定找得到留學生幫忙嗎？答案是一定找到的。只要在當地大學找尋「中國留學生同學會」等等的組織，就可以找到香港或中國內地的留學生。還記得1988年韓國漢城奧運，當時TVB新聞部希望能拍攝到示威場面，我們也是找到大學生幫忙，因為他們了解當地社會狀況，便清楚可到哪個區域拍攝；如沒有他們的協助，我們真的不會知示威者在哪裡進行活動，因此真是有賴他們的幫忙。

雅典奧運，我們也有跟過往一樣作出分析，香港隊哪些項目會有大機會取得獎牌，當年乒乓球就是首選項目了！下次再詳談香港在奧運歷史上贏取的第二面獎牌。



■第一屆雅典奧運場地。 作者提供



### 從火葬說到「零」與「薄」

一百幾十年前，老人家大壽之後，興高采烈為自己預備壽衣那個年代，就算對死亡無恐懼感，提起火葬，怕也不大容易接受，總認為百年歸老，應入土為安，遺體怎可以一把火解決得了；相對那年代之前還有個觀念，認為客死他鄉是大憾事，老人應該還鄉，生於斯老死於斯。

到底時代變了，今日談到火葬，大家都覺得這樣反而去得乾淨利落，什麼客死他鄉也不十分重要，對移民來說，天大地大，無處不是家鄉。

而且近世不少大有成就的名人，身後事也看得雲淡風輕，立下遺書他日魂歸天國不要什麼帛金花園和追悼會。現代人，達觀者多。

日本《讓人生的終點歸零》的作者島田裕燾鼓吹「零葬」，「零葬」概念是葬禮都不要，不留骨灰，更不需要墳地或靈位，讓人生走完最後一站的終點歸於「零」。

我們的古人倒未見過有全「零」的瀟灑，但是有個一生叱咤風雲足夠條件風光大葬而甘於殯儀從儉的歷史人物，誰？這個人就是曹操。

《三國志》書中說，曹操主張極力提倡「薄葬」，他自己首先就身體力行了。生前說過厚葬只會引致盜墓，

也未必與曹操本性多疑完全有關吧，他主張的薄葬儀式，不止他幾個兒子效法，甚至往後好幾朝皇帝也受到影響。記得《容齋隨筆》中提過高力士發現唐太宗陵墓寢宮中，僅留有梳妝盒中一把木梳/黑角篋和一把草根刷子，此外全無貴重物品，李隆基得睹遺物，也不禁為太宗的清廉而下淚（登基初期因受感動而勵精圖治，可惜後來卻為楊貴妃貪圖逸樂迷失本性）。

寢宮那幾件近似老宮女的遺物實在也難以令人置信，是否曾受盜墓則未可知，如屬實，唐太宗肯定也是薄葬支持者，貴為皇帝，自當領悟到肉身煙消雲散之後，榮華富貴最終亦如糞土。身後黃金玉石之厚反而是靈魂的負累，能薄能輕，才是真逍遙。



■曹操陵墓 作者提供



### 不必太上心

繼年初意大利品牌 Dolce & Gabbana 廣告涉「辱華」內容，惹怒內地網民，不得不將有關廣告下架並道歉；接着有西班牙品牌 ZARA 因所用的中國模特兒滿臉雀斑，被網民批「醜化亞洲女性」；而最新的例子是，美國速食連鎖店漢堡王 (Burger King) 在其新西蘭官方 Instagram 上發佈的新廣告上多名洋人笨拙地使用巨型筷子吃漢堡，遭痛批「種族歧視」……

相信日後類似的例子只會愈來愈多，包括香港在內的國人顯然要有心理準備。隨着國力增強，對外交流增多，目標也益大，被人批評、嘲諷或拿來調侃的機會也自然多。

其實，關於老外用筷子的笑話也非今日才有。筷子是起源於中國的食品，我們使用筷子已有四千年歷史，亞洲多國亦然。我們從小學習，也習慣用那兩根長長的「棍子」將食物夾起並送入口中，技藝純熟、自然。

而西方人的主要食具卻是刀叉，他們不懂用筷子，或用起來感到滑稽，就像我們上一代不懂用刀叉一樣，沒什麼特別。因為感覺滑稽，或者覺得好玩，試着用來夾漢堡，以致洋相百出，反映的只是他們的笨拙，而非筷子本身。不明白何以有人將之扯上「種族歧視」。或許，到了今日，「辱華」概念需

要調整一下。當你的內心強大時，面對別人的無理批評或攻擊，感覺「受辱」，自己有能力又理據充分，當然要反駁。但有些東西可能只是對方感到好奇或貪玩，甚至是自嘲或幽默，未必有心「侮辱」。

我想起多年前到雲南西雙版納旅行，當地朋友把我們帶入一個新開發的熱帶雨林中，遇到一小撮住在樹上的克木人，他們個子矮小，身體微胖，狀如侏儒，以野果樹葉為生，生活習慣和待人習俗都很奇異。

我之後寫了篇蠻有感覺的旅遊筆記，給女兒看，想不到她一點點讚賞。豈料修讀文化人類學的她劈頭潑了盆冷水：「有什麼特別？人家生活得好好的，只是你們城市人的文化偏見，帶着歧視眼光看待別人的奇異……」

我當然不是歧視，但女兒的話卻令我反思：人們往往以自己為本位，去看世上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和事，將不依循自己習慣了那套規矩或模式生活的視為異端，不自覺地以自己的標準去評判別人。在弱者眼中，或會感到受歧視或被壓迫；而另一方面，感覺奇異或調侃對方的人也未必都是惡意，而只是不習慣或覺得好玩而已。作為強大的民族，要放寬心胸，並學會一點幽默感，不必事事太上心。



### 四代同堂齊祝壽

吳康民

吳康民老校長九秩晉三，多了一個「太公」的身份，令他最驕傲的「四代同堂」，是他最好的生日禮物。曾孫女既是家族的寵兒，更是「太公」的心頭肉。不足一歲的曾孫女，好奇的眼睛掃視大場面，輕撫着「太公」的鬚根對望，「太公」的心都為她融化了。

吳家喜事一樁樁，除了曾孫添歡樂，侄兒吳啟楠也帶同影視紅星未婚妻文詠珊前來為大伯祝壽。老校長年事已高，壽宴從簡，兒孫滿堂，親情濃厚。

培僑校友日假世貿中心筵開16席與老校長歡度九十三歲壽辰。老校長身體健康，思路清晰，他席上發言，自己讀的是化學工程，一心科學救國，後來「行差踏錯」入了教育界，成就自己一生桃李滿門。看到很多校友事業有成，對國家民族有貢獻，又覺得人生不負此行（行業）。除了希望校友繼續報效國家民族，更希望吳家兒孫對社會、對學校有所貢獻。

培僑教育機構副主席曾鈺成校長說，老校長的生辰，已成為培僑人非常重要的歡樂聚會，為老校長祝壽是大家的榮幸，他代表培僑的後輩向老校長承諾，定當堅持老校長的旗幟，培養愛國人才，也不負此行（行業）。

在場一百零二歲的老壽星潮州商會會長陳偉南，陪同老校長切生日蛋糕，他讚揚吳校長擁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骨，選擇堅守、選擇理想、選擇傾聽，氣宇軒昂立於天地，擁有飽滿的人生。

吳老既是資深教育家，又是知名政論家，他投身愛國教育近七十年，參與全國人大議政論政逾四十年，他所寫的政論，曾在香港的政壇激起無數浪花。吳老近一個世紀的個人經歷，本身就是一部香港重量級的「書」。雖然他近年放下了鋒筆，願養天年，他這部「書」，仍對香港的發展影響深遠。



### 沒人這樣子畫的

古希臘

古希臘有兩個畫家，宙克西斯和巴赫修斯，當眾比賽他們的技藝，到底是誰的畫比較像。

當宙克西斯揭開蒙在畫上的布時，全場驚呼，畫布上的葡萄實在太像真的了，這時正好有一群鳥兒飛過，牠們爭相撲到圖畫面前啄食，所有的觀眾大力鼓掌。宙克西斯得意洋洋叫巴赫修斯，你把蒙着的布掀開，讓大家看你畫了什麼吧？巴赫修斯謙恭地行了個禮，指着他的畫說，我畫的正是這塊布。

畫得太像了！太逼真了！雷動的歡呼聲揭示今日摘桂冠的畫家正是掀不開布簾的巴赫修斯。葡萄騙過了小鳥，而一塊布騙了所有的人。那個沒有攝影機的古老時代，誰畫出模仿得最像的圖畫，便獲得冠軍。

這一則流傳到今天距離大約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不得不慨嘆，已經過了1800多年，而你的創作觀念還逗留在宙克西斯和巴赫修斯的古希臘，「一定要畫得像」是否過時落伍？不過，這是你的選擇，沒有人會說你是錯的。繪畫入門，本來就是從模仿開始。面對一幅畫，一筆一劃，仿得十足像原畫，你就是高手。

記得我們初學畫，抬頭看一眼老師的作品，低頭在自己的宣紙上畫一筆，臨摹課稿一點也不好玩，差點把本來勃勃的興致都用光了，幸好心繫中華文化，非不可的要畫中國畫的念力讓我堅持意志。這樣一抬眼一低眉，筆墨線條應該斷筆時不斷，不應該頓筆時胡亂又點又挫，枝不像枝，花不像花，每一筆線每一點墨都得和老師同一個樣，起碼也要盡可能，除了老師無他人可以指點呀。有人臨得筆筆順利，有人畫得太沮喪。成品出來時，全班同學都羨慕那個畫得最像老師的人，羨慕的眼神發光，口裡不甘願地讚賞「你最高分了，你畫得跟老師一模一樣呀！」那畫作如果沒有簽名，看不出是老師或者學生作品，真的超厲害了。

其他畫得不像的人，自動自發低頭不語，全都在心生慚愧中，那羞愧像無意中沾了水滴到宣紙的黑墨，痕跡愈來愈喧鬧，黑色水漬變大塊了。可沉默並不代表

同意，不以為然的人默不出聲，不開口其實是怕傷害了同學的同時也傷害老師。

後來一直不理解，為什麼老師沒有提醒？齊白石很早就說過「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可以跟老師學習，畫法技巧，但不要每一筆都相似。看過一個畫展，是師生聯展，全場走一圈下來，分不清哪幅是老師作品，哪幅是學生畫的，看的人看到後來也頭腦眼睛都亂了套，究竟是老師厲害教得好還是學生厲害學得像？

好的藝術作品是特點鮮明風格強烈，全場的圖畫毫無視覺衝擊性更缺乏可辨識性，只好送個花籃擺個手，口裡讚賞得很好。缺誠心誠意但不敢添加傷害。真話不能說的時候，心裡也很苦的。可說了真話，可能沒有朋友做。

真的要畫得和老師相似度一百分，維妙維肖自然可以收穫驚歎之嘖嘖聲不斷，但只是要求逼真及相似的畫家也許要聽一下達·芬奇的老師委羅基奧的指導。達·芬奇學畫，第一堂課老師要他畫個雞蛋。達·芬奇充滿興致，認真地畫了。第二天也是畫雞蛋。達·芬奇問：「為什麼總是讓我畫雞蛋呢？」委羅基奧老師的回答：「雞蛋雖然很普通，但是天下絕對沒有一模一樣的雞蛋。」達·芬奇就是那個每個人旅遊到了巴黎排隊走進羅浮宮以後，第一個想要一睹為快的畫作的創作者，也是羅浮宮鎮館三寶第一名《蒙娜麗莎》的作者。相信他一定畫了不少的雞蛋。

要把同樣是一個雞蛋畫成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雞蛋，之後，你便體會了，怎麼樣把同樣的一幅畫，畫得不一樣。要入師也要出師呀。李可染說：「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學習老師的技術和筆法，學過以後，還要鼓起勇氣跳出傳統的窠臼。說都是容易的，實踐才困難。然而，你的筆墨線條和老師一個模樣，變成老師第二，你若不介意，非不可要變這條老二的路，那也與他人無關。

1980年中國藝術界有一幅感動全中國的油畫《父親》，是以一幅作品成名並從此奠定畫壇地位的羅中立的作品。他的學生龐茂琨，我是看見他那幅以簡練方式呈現簡單內容但內含生命精神力度的《蘋果熟

了》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是四川畫家的龐茂琨表示：「在四川畫派中，一個學生和老師畫得一模一樣，或者學生畫得比老師好但風格雷同，都是可恥的。」想立志當藝術家的人，請接受龐茂琨的勸導，他說的這句話絕對是可取的。

龐茂琨是羅中立的學生，羅中立的兒子羅丹是龐茂琨的學生。但龐茂琨說：「如果把三個人的作品放到一起，絕對沒人會看出這三人有什麼師承關係，因為作品的語言、風格完全不同。」深愛藝術創作的南洋人多麼想遇到這樣的老師呀！

所謂繪畫不能教，因為繪畫教學，不是老師貼一幅畫稿叫你跟着臨摹（這正是在南洋學習中國畫時，老師的教學法），而是如何啟發和引導。當然如果你要作民間傳承，或當一種裝飾，你可以對着畫冊裡的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天天描畫，日日臨摹，然後在適當時間發揮你的手藝，也可以賺到點錢，和人們的讚嘆。畢竟不懂畫的人還很多，比懂畫的人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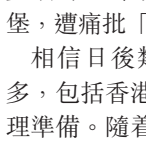
最近特別感慨是因為每天看着我作畫的女兒也來畫畫。因為是開始的階段，時時猶豫在像與不像之間，徘徊愈久，愈是無法落筆。我告訴她，一個堅持具象為美的畫家，在畫面上的蝴蝶，尋找它有幾隻腳，少了一筆劃，就認為蝴蝶畫錯了。倘若你對這個非常糾結的話，很難放開去畫畫。比如六瓣的水仙花，非六瓣即是不對，五瓣的梅花，每一朵一定要五瓣呈現。難道自然界裡的花兒，不許落掉一個瓣嗎？中規中矩地作畫，那就會出現中規中矩的作品。

「你畫得不像。」聽到這批評毫不沮喪。因為我沒有準備要畫得像。所謂的像，要像到什麼程度？要畫得真像那還不如拍個照，又快又像。巨細無遺地描繪，也是一種畫畫方式，但作為一個畫家只管繪圖，要加一層更重要的，是創作。

況且我從來不打算和照相機/手機攝影比賽。明知贏不過的我還這麼笨自找麻煩幹嗎？「沒有人這樣子畫的啦。」有人對我的畫說。聽見悲傷的歌唱起來了嗎？沒有，我的歌曲反而變得歡悅了，我就是要與其他畫家不同，不畫他們畫過的，「沒有人這樣子畫」？OK，那正是我的追求。



■筆者拜訪台灣世新大學校長，攝影周良黛。 作者提供



### 琴台客聚

這年頭言不由衷的事情愈來愈多了，就像歌詞裡唱的「多得像那星星數不清」。

言不由衷一般分兩種，一種是存心的，一種是無意的。前一種其實可稱之為欺騙，不必費事理論。偏是後一種，時時從你眼皮底下，耳根旁邊光明正大地溜過，讓你不能不打起精神來稍微廢話幾句。

房地產廣告總有與正新聞打搗台的意思，想來如果政策允許，可能頭版頭條都會廣度林立。從另一角度來說這也算是好事，起碼能證明經濟環境不錯，膨脹怎麼也比萎縮要討人歡喜。

問題在於那些樓盤的名字起得實在有些「言不由衷」。鑒於房價高企，本呆除了名下一處房子作為安身養老之處，無心亦無力多置辦房產，卻偏

喜歡無事到這個樓盤逛逛，那個樓盤看看，欣賞各種「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風景和參觀各種「詩意的棲居」。看着看着問題就來了，明明叫「××廣場」，結果樓前樓後並無「廣場」的影子，樓與樓之間像熱戀的情人一般如膠似漆難捨難分。被廣告吸引來的潛在的「業主」們，眼望大樓狹窄的「曲徑通幽」，倒能感受到該樓盤的一番別樣的「詩情畫意」。

至於那些標明「××花園」的房子，由於有了前車之鑒，便不再抱太大希望，所以也沒有太大失望。花園不是想像中的花園，但畢竟在樓下還有幾叢花草，亦給人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否則，沒有想像力，你憑什麼享受「詩意的棲居」？

當然，拿房地產說事是因為老少咸宜，加上「你懂的」。其實這「言不由衷」的比房地產表現突出的還有大把。記得小時候，父母對我們的教育首先是從「表裡如一」開始的，要求



### 另一種言不由衷

很簡單，只有兩個字：「誠實」。那時候做起来覺得沒有什麼難度。

到了我們自己為人父母，教育起孩子來，情況卻有了大大的不同。首先我們反覆地告誡他們，世界是多麼地複雜，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更不要吃陌生人的東西，他給你吃的可能有毒。要是放學到了家門口遇見有人問你家住哪裡，你要扭頭就走，說你也是去找人……我們不知不覺地正在教育孩子「言不由衷」。

世紀末的人類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小，生存壓力愈來愈大，所以，「言」與「義」的距離離愈來愈遠了。

凡人如此，高人亦未能免俗。近的紛紛揚揚的且不說，稍遠一點的當年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犯了世人皆知的錯誤之後，亦是在電視屏幕上說了一大通言不由衷的話，後來面對公眾的檢討是否言不由衷，大抵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由此可見，這毛病改也難。